

本卷说明

本卷收录吴趸人评点和编辑过的作品。考虑到吴趸人评点过的作品很难见到，同时为了帮助读解吴趸人的评点，因此全部保留了原文。

《毒蛇圈》，二十三回，未完。标“侦探小说”。署“法国鲍福原著，上海知新室主人（周桂笙）译”。连载于《新小说》第8号、第9号、第11—14号、第16—19号、第21号、第23号、第24号，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1903年10月5日）至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印行。吴趸人为此书所加眉批共计十八回一百六十六条；又为十五回加有回评，署名“趸廛主人”。本卷即据《月月小说》本点校收入。吴趸人未评点的部分也一并收入，为了帮助读者看到作品的全貌，以便加深对吴趸人评点的理解。

《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署“上海新庵主人译述”。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吴趸人应周桂笙（即新庵主人）之请，为之编辑并作序。并将周桂笙原为《知新室新译丛》所写《弁言》置于卷首。但当时并未以单行本出版。吴趸人去世后，周桂笙大约又增加了若干篇目，计得九十题九十四篇，与其所著《新庵随笔》合编为一册，合称《新庵笔记》，其中卷一、卷二为《新庵译屑》上、下，卷三、卷四为《新庵随笔》上、下，并增任堇《序》一篇，于1914年8月由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

《新庵译屑》所收作品来自四个部分：

（一）《知新室新译丛》，标“札记小说”，署“上海知新室主人译述”。初载《新小说》第20号、第22—24号，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至十二月（1906年1月）印行。共计二十篇，全部入选《新庵译屑》。

（二）《新庵译萃》，标“札记小说”，译者署名“上海知新室主人”、“上海知新室主人周桂笙”、“周桂笙”、“新”等。初载《月月小说》第1—5号、第7号、第8号、第10号、第16号、第19号，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906

年 11 月 1 日)至三十四年七月(1908 年 8 月)印行。共计六十七篇,入选《新庵译屑》者五十九篇。

(三)《自由结婚》,标“札记小说”,署“上海知新室主人译述”。载《月月小说》第 14 号,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 年 3 月)印行。同题四篇,均入选《新庵译屑》。

(四)散作十题十一篇,除《俭德》一篇选自《新庵随笔》(载《月月小说》第 3 号)外,未见在报刊上发表,可能是周桂笙新增译作。

在《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译作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二篇(大多在《新小说》、《月月小说》发表时所加,只有极少数是在编辑《新庵译屑》时增评。其中对《自由结婚》四篇加以合评,以一篇计)。此外,原《新庵译萃》中有一篇《欧洲糖市》(载《月月小说》第 8 号),也附吴趼人的评语,而《新庵译屑》漏收,今为之补入。如此,《新庵译屑》总计为九十一题九十五篇,其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三篇。至于吴趼人评语的署名,则在《新小说》和《月月小说》登载时署“检尘子”,而结集为《新庵译屑》时已改为“趼人氏”了。

本卷收入时以上海古今图书局《新庵笔记》中的《新庵译屑》为底本,校以《新小说》和《月月小说》所载,并加以新式标点。

《讥弹·送往迎来之学生》,作者署名“新”,篇末评语署名“偈”。载《月月小说》第 2 号,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1906 年 11 月 30 日)印行。

《新庵随笔·禁烟不制药》,原题《禁烟当先制药》,作者署名“新庵”。吴趼人加有眉批,署“趼人氏注”。载《月月小说》第 6 号,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1907 年 3 月 28 日)印行。后周桂笙将《新庵随笔》与《新庵译屑》合编为《新庵笔记》(1914 年 8 月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禁烟当先制药》篇改题《禁烟不制药》,将吴趼人的眉批改置于篇末。以上两篇,附于《新庵译屑》之后。

《贾凫西鼓词》,标“弹词小说”,署“木皮散人贾凫西著”。载《月月小说》第 7 号、第 8 号,分别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1907 年 4 月 27 日)、四月十五日(5 月 26 日)

印行。首冠光绪丁未二月（1907年3月）吴趼人（署名“趼人氏”）《贾凫西鼓词·序》、乾隆元年（1736年）秋统九骚人《原序一》、乾隆二年（1737年）七月二十七日统九骚人《原序二》；末附佚名《跋》、同治戊辰（1868年）闰月竹石主人《附识》。吴趼人加有眉批四条，署名“趼”。本卷即据《月月小说》本点校收入。

《情中情》，五章，未完。标“写情小说”。署“侠心女史译述，我佛山人点定”（不署原著者）。载《月月小说》第1号、第2号、第5号，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906年11月1日）至三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907年2月27日）印行。所谓“点定”者，即文字加工之谓也。故本卷据《月月小说》本点校收入。

《新庵谐译初编》，分一、二两卷，卷一收《一千零一夜》、《渔者》两篇，卷二收《猫鼠成亲》等15篇。署“上海周树奎桂笙戏译，南海吴沃尧趼人氏编次”。光绪二十八年孟夏（1903年5月）上海清华书局出版。首冠吴趼人序及周桂笙自序。本卷据上海清华书局本点校收入。

目录

毒蛇圈

第一回	
逞娇痴佳人选快婿 赴盛会老父别闺女	11
第二回	
掉笔端补提往事 避筵席忽得奇逢	16
第三回	
赏知音心倾世侄 谈美术神往先师	21
第四回	
醉汉深宵送良友 迷途黑夜遇歹人	26
第五回	
醉酒汉权当抬轿夫 守病人喜逢警察卒	31
第六回	
弃尸骸移祸铁瑞福 昇死人同投警察衙	37
第七回	
缉凶手瑞福充眼线 通姓氏总巡释疑心	43
第八回	
遭毒手瑞福失明 送归人总巡遣伙	49
第九回	
擒罪人遍搜陋屋 睹盲父惊碎芳魂	55
第十回	
孝娃娃委曲承欢 史太太殷勤访友	61
第十一回	
顾兰如呈身探瑞福 陈家鼎立志报师仇	67
第十二回	
假恻惶一番议论 潜踪迹暗察行藏	72
第十三回	
拟游观爱媛约侣伴 怪失言少女动娇嗔	77
第十四回	
撒娇痴憨女请婚期 避嫌疑兄妹双辞别	82

第十五回	察行藏旁观私议论 赎衣物同病却相怜·····	87
第十六回	穷学徒发心行善事 大曲家无意露原形·····	92
第十七回	拾戒指忽地起猜疑 上酒楼留心探踪迹·····	97
第十八回	几文钱夫妻成陌路 一杯酒朋友托交情·····	102
第十九回	入剧场改头换面 呈杂技萃精会神·····	110
第二十回	杯酒淋漓好男儿入彀 金光闪烁俏美女关心·····	116
第二十一回	逞强梁同心困家鼎 毕游戏革面露原形·····	123
第二十二回	观徽号揣测得端倪 避凶锋潜藏免灾晦·····	129
第二十三回	技艺家偏学侦探术 跳舞会乃成撮合山·····	136

新庵译屑

《新庵译屑》序·····	143
弁言·····	144
卷 上	
顽童·····	145
伞·····	145
演说·····	146
吸烟·····	147
豢鳄·····	147
鱼溺·····	148
购帽·····	149
联车·····	149
赚客·····	151

食子	152
律师	152
鹊能艺树	153
禽名	154
窃案	154
以术愚狮	154
重修旧好	155
最古共和	156
代父代母	156
讷耳逊轶事	157
污水	158
索拉	159
朝鲜	160
设法与行星通消息	160
克虏伯制造厂	161
戒骂会	162
兄弟甚多	162
张翁轶事	163
牙医	164
卷 下	
私囊	165
简单利息与复杂利息之分别	165
言情	165
天生奇疾	166
世界最长之须	167
废物作用	167
今世界第一大琴师乔庆	167
附乔庆轶事二则	168
俭德	169
最古律法	169
美人之游费一斑	170
逃学受给	171
学说不通	172

某伯爵·····	172
印度杨树·····	173
美俄煤油之比较·····	173
女界之大资本家·····	173
蚊虫传病宜防·····	173
制造金牙·····	174
干涉主义·····	174
俄国人瑞·····	174
父子同选为议员·····	175
小不可大算·····	175
废物变成戏物·····	176
画师·····	177
主笔牢骚·····	178
十年不寐之奇病·····	179
忽得忽失·····	181
大洗衣作·····	181
皇后精医·····	182
雷锭发明家·····	182
英吉利君主之俸额·····	183
世界中之赌国·····	183
德意志军中利用黄耳·····	184
笔战·····	185
惧母一人·····	185
太平铁道·····	186
欧洲糖市·····	186
空中飞艇·····	187
意大利火山为灾·····	188
吊蚌珠之新法·····	189
乐善·····	189
善产·····	190
孰不愿富·····	190
旱灾·····	191
德皇子结婚自由·····	191

网鱼之新法·····	192
新发明之救生艇·····	192
世界最小之表·····	193
四十万邮片同寄一人·····	193
八人成为四双·····	194
波兰盐城·····	194
黠婢·····	195
拙妻·····	196
美洲大树·····	196
神鱼·····	197
自由结婚（四则）·····	197
英美二小说家·····	203
考拿喇脱·····	204
收取牛乳之机器·····	205
摩根·····	205
免冠礼·····	206
为君难·····	207
预言·····	208
送往迎来之学生·····	209
禁烟不制药·····	211

贾凫西鼓词

《贾凫西鼓词》序（吴趼人）·····	214
原序一（统九骚人）·····	215
原序二（统九骚人）·····	216
正文·····	217
原跋（无名氏）·····	226
附识（竹石主人）·····	227

情中情

第一章

甘冒险少女访知音 送远行老人挥别泪	229
第二章	
小登临正言论生计 闻艳色戏语结婚姻	232
第三章	
阳春景物览赏怡情 空谷足音忽逢知己	238
第四章	
惊艳色游子病相思 评品格良朋恣嘲谑	240
第五章	
纵游豫林下得奇逢 恣娇憨言中藏谜语	245

新庵谐译初编

吴序	252
自序	253
卷 一	
一千零一夜	254
渔者	264
卷 二	
猫鼠成亲	276
狼羊复仇	278
乐师	280
虾蟆太子	283
林中三人	286
狼负鹤德	290
十二兄弟	290
狐受鹅愚	294
某翁	295
猫与狐狸	296
缶鼎问答	296
熊皮	297
一斤肉	301
乡人女	303
公主	307

毒蛇圈

(法) 鲍 福 著
周桂笙 译
吴趸人 评点
于嘉英 校点

译者曰：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此篇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其起笔处即就父母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讥之。

第一回

逞娇痴佳人选快婿 赴盛会老父别闺女

“爹爹，你的领子怎么穿得全是歪的？”“儿呀，这都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没有人帮忙，我是从来穿不好的。”“话虽如此，然而今天晚上，是你自己不要我帮。你的神气慌慌忙忙，好像我一动手，就要耽搁你的好时候似的。”“没有的话。这都因为你不愿意我去赴这回席，所以努起了嘴，甚么都不高兴了。”“请教我怎么还会高兴呢？你去赴席，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所为的不过是几个老同窗吃一顿酒。你今年年纪已经五十三了，这些人已有三十五年没有见了，还有甚么意思呢？”“五十二岁。姑娘，我请你不要把我年纪来弄错。这不是说短了我的日子，犹如咒我一般吗？至于讲到这顿酒，却是我们同窗的一个纪念会，会中的朋友，差不多还有许多没有见过的呢。然而内中有一个人，是我很相好的。此人与一位大臣很知交的，所以我想托他在政府里替我请奖呢。难道我真为的是吃一顿酒么？”“噫！可不是就为那新制的第九十二队团练像么？这件东西，大家都以为好，我却一见了他就要生气。自从你动工以后，我连相馆里都不愿意去走动了。今天晚上你去赴席，偏偏又为的是他！如今你钱也有了，现成的享用尽够了，还要那政府的功名做甚么呢？”“哼！我何曾有甚么钱？这份产业是你母亲的姑母留下的，一年可以得六万法郎的进益。现

在不过为的是你年纪还小，所以替你经管。再等两三年，我就应该交还给你了。要是你对了亲嫁了人，这份产业就要归你丈夫执掌了。”“哦！故此你要把我嫁掉吗？”“你总不能老死不嫁人呀！我要丢开你呢，本来也是舍不得。然而你也总不能说是一定等我死了再去嫁人，因为我还想再长长久久的多活上他几年呢。”“丢开我吗？为甚么呢？我也并没有一点意思要丢开你。即使有人要娶我，我自自然要同他说明白，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我们大家总得住在一块儿过日子呢，这间屋子住三四人也还住得去。你老人家应得在楼下一层才与相馆进出近便；也省得你老人家偌大年纪，在楼梯上上下下的。我们两口子住在第二层。第三层还可以给丽娟表姐做个卧房，他是年轻力壮的人，再高一两层也不要紧的。”“好呀，好呀！你已经打算得那么周到了吗？既是这么着，你索性把装修陈设都支配好了罢。可见得古人说的，你们‘女孩儿家是个天生的奇怪东西’，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错的。照这样看来，恐怕谁都要疑心你已经拣着个老公了呢。”

且说当时他父亲站在大镜子面前，望着自己的影儿，在那里整理他那胸前白衬领上的带结儿，就是方才他女儿说他穿得不正的东西。他女儿却坐在火炉子旁边烤火，低了头，一停也不停的在那里拨弄炭火。原来这位小姐生得天姿国色，正是秣纤得中，修短合度。而且束得一搦的楚宫腰，益发显得面如初日芙蓉，腰似迎风杨柳。他的父亲却与他大不相同，父女之间，没有一点相像的。生成浓眉大眼，粗臂阔肩，矮壮身材，卷曲头发，颌下更生就一部连鬓的浓须。一双手是用惯了锤儿凿子的，那既粗且硬的情形，更不用细说了。他的品性却是老成正直，不失为一条强硬好汉。闲文慢表。

且说当下因为他说疑心他女儿有了老公，所以他女儿含着羞问道：“倘使我真是有了个人儿，你说怎么样呢？”“噯！那是甚么话？儿呀，你可要好好的记着：你爹爹没有答应，你是不能嫁的呀！”“我也知道是如此，所以才对你说呀！”“那么说，你真是有了？但不知你的老公是在那里找得的呢？”“在史太太的客厅里。”“吓！哈哈！那么我懂得了，你为甚么常常的要到他那边去。他这个老糊涂，只晓得常常的

请客。你还屡次的拉我同去，我总不愿意往他那里去走动。”“你看这都是你自己错过的了；要是你肯去走走，早就可以看见你那个……”“甚么我那个？”“你那个将来的女婿呀！”“我的将来的女婿么？你好快呀！妙儿，来，来，你把那话说得明白一点儿。我本来不是个刻薄寡恩的父亲，我也很愿意你嫁一个相当合意的人儿，然而这件事我总要作一点主。还有一句要紧话，我且告诉你：从来有那么些人，专门在女孩儿身上用心，其实他的用心是假的，他一意只垂涎在那副妆奁上。你可千万不要上这个当。你的赔嫁有二十万法郎，说大不大，说小也就不小了。你也得要自己留点神。如今你的意中人是谁呢？不是一个技艺中人吗？”“并非并非。此人可是很喜欢美术的，他也很佩服你老人家的本事。然而他却并未曾用手用过一个锤儿，拿过一把凿子呢。”“你说他佩服我的本领么？算了罢，不要你拍马屁，他连我的生活都没有见过呢。他到底是干甚么的？”“他起头本来要投身到交涉场中去办理外交，后来又改了主意。他有二万法郎的进益，就靠此度日。平时最留心的是史鉴，所以他天天在公家藏书楼里消遣。到了晚上，他们另有社会的。他今年刚刚三十岁，长的很好看，很和善。他也很疼爱我。”“总而言之，他是样样式式都好的了？”“不，他有一样不好：他是个世袭的伯爵。”“哦！一个伯爵？你要嫁一个伯爵？你知道你是个石匠的孙女儿，你老子铁瑞福当初还当过苦工的呢。这个你都告诉了你意中人没有？”“都讲过的。他说你要是肯招他做女婿，还算是他的造化呢。”“那么他一定是个宽宏大量的贵族了。然而他是凤凰，我们是草鸡呢。他到底姓甚么？叫甚么？”“他姓贾，名尔谊，号斐礼。”“那么我应该叫你做贾伯爵夫人了。”“即使我成了亲，你还得跟从前一样，叫我一声妙儿呀！这桩事，我没有同你商量，先自定了，还要求你饶恕我呢。”“甚么呀？你已经定了吗？”妙儿一面笑，一面说道：“是呀，这都是你自己的不是呢，你为甚么总不肯同我一块儿到社会里去？倒要同那些不相干的人在大客店里吃呀喝的，闹个不了？领子儿歪到了耳朵底下，还乐得不知怎么样呢。”说了又笑个不了。“你想甚么样罢？我本来不是怕爵贾尔谊，不比他会把领子扣的整整

齐齐的。如今你也不必多说了，来帮着我结好了罢。”

于是妙儿笑着站了起来，走到他父亲跟前，举起一双纤纤玉手，把他颈脖子上的白色衬领紧紧的结住，几乎叫他老子头也转不过来。然后抬起头，把一张娇滴滴的脸儿送到他父亲嘴边，说道：“如今亲我个嘴罢。”他父亲对他亲了个嘴，说道：“现在你愿意的都依了你了。”妙儿带笑道：“还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呢：后天斐礼要到我们家里来当面求亲，你一定要见他的呢！”瑞福听了，叹口气道：“这样一个客气人，就叫他斐礼。”又把眼帘往上一卷，对妙儿说道：“我那可怜的儿呀！你连这一点礼数都不懂得么？”“这倒不是礼数的问题，倒是我的乐处呢。贾君来，我要你见他。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呀？”“好呀！我就答应了你，见他就是了。我想见见他，也好让我看看他是个甚么样人。要是个油头光棍的人，我可就要把闭门羹相待，没有甚么客气的，可不要怪我。”“要是你看他是个好人，你又怎样呢？”“再看罢。他是一个伯爵，我也不稀罕甚么伯爵。然而说来说去，也并不是他的不是。”

“这么说就对了。同你争了半天，可以算我胜了。让我替你带子儿再弄弄好，去赴纪念会罢。如今你到镜子里去照照，看好不好？”“如今我很整齐了。可惜我的胡子太长，把你打得好好儿的结子，差不多都挡着看不见了。”“你应该把胡子剪剪齐才好。现在看着，好像那大花园里面塑的那个铜人儿的相貌似的。”“我恐怕只有你的那个斐礼伯爵，才有两撇好须呢。”“他的胡子又软又细，就像是丝的似的。后天你看见他就知道了。快去罢，我已耽搁了你许久了，不要叫人家等你呢。去了，去了。玫瑰，叫的马车来了没有？”“来了，在外头等着呢。”“你甚么时候回来呀？”“我也说不定。我想到那里去，又要吃酒，又要唱歌，不到半夜，总不得罢休呢。我看你还是先睡，不要坐着等我罢。”“你要是肯当当心心的不要吃醉，我也就先睡觉，不必坐着伺候你回来了。”“小孩子，你这话怎么讲呀？”“你自己也很明白的，只要这么满满的一杯酒儿，就要把你醺倒了。所以你吃酒最要当心呢！第一件，是望你叫一辆马车，径直的回来。你知道，那些新闻纸最爱攻的，是那些老晚在外头走道的人。所以你晚上在外头，我很不放心

呢。”“嘎！我有两个好拳头呢，怕甚么？来，我的好孩子，咱们再亲个嘴，就走了。”

妙儿当下走近他父亲身边，亲亲热热的把左右两面香腮凑近他父亲鼻子上，给他闻了两闻。然后代他穿上一件外褂，送他到了楼梯底下，方才握手而别。瑞福临上车时说道：“我的儿，你明日早起再会我罢。”妙儿亦随口答应道：“随天所欲。”原来这句话是回回教中人的俗话，他们常常用惯的。谁知此番铁家父女这句话，却是无意中成了个不祥的讖语，大有随天所欲，天不欲之意呢！要知成了个甚么讖语，且待下文分说。

第二回

掉笔端补提往事 避筵席忽得奇逢

却说叫来的马车本来早已停在门前，瑞福出门，即便上车。当命马夫加上几鞭，不多一刻，即离了他所居的白帝诺路，往大客店而去。这座大客店是著名的酒馆，他们今日纪念会就在那里设席。离白帝诺路虽是甚远，瑞福虽是独自一人坐在车上，却还不甚寂寞。只因他方才听了女儿一番言语，实出意料之外，故在车上翻来覆去的寻味他女儿的那番说话。

原来瑞福初与他妻子十分恩爱，讵料不到十年间，他妻子就去世了。只剩下妙儿一个闺女，所以瑞福十分疼爱妙儿，差不多竟是单看着女儿过日子的了。瑞福的父亲在生时，曾经当过一名采石工匠的头目，日作夜息的抚养得瑞福长大了，把他送到工艺学校里去学刻石的技艺，这也是望他箕裘相继的意思。瑞福果然学了一手好工艺，倘能够早点出了好名气，就靠着这一点本领，也可以一生吃着不尽了。争奈他年少时候，走的头头不是路，犹如中国的俗话，叫做“运气不好”。自从那回争取那罗马赛艺的文凭不得到手，把他气个半死。从此越觉得无聊，穷困也日甚一日，甚至于借住在三等客店之中，与那些下流社会中人为伍。虽然，这却不是他的技艺不精之过。只因此等雕刻匠的行业，本来不容易守得出名的。俗语说的“头难头难”，万事起头最难。这不独是古今一辙，并还是中外一辙呢。所幸他在石工场中做工的时候，遇得一位知己，这也算得他一生的奇遇了。

你道这知己是谁？原来不是别人，乃是一个贫家少女。虽系小家碧玉，却也楚楚可亲。而且生得聪明伶俐，比着瑞福，着实有算计得多呢。只因父母双亡，孤苦无依。喜得幼时学过音律，拉得一手好胡琴。他仗着这个本事，在那些中等人家出出进进，教习人家子女拉拉胡琴，唱唱歌，也就可以糊口了。这日与瑞福相识，就一见如故，成为夫妇。当他们成亲时，往

后的日子怎样过法，并未计及。喜得这位琴师年纪虽轻，却极有恒心，不比那朝三暮四，今日同志，明日仇敌的少年。自结縻以后，依然天天出外操理旧业，那进款纷纷不断，倒也可以算得是他的一份收奁呢。而且瑞福本来有一种傻头傻脑的神气，自从他女人过门之后，慢慢的把他陶融得好了一些。后来又劝他不要灰心了本行，生疏了技艺。从此瑞福就取了些白石，雕了好些人像，出去求售，颇得善价。后来又想出一个新法：做了模子，范了好些富商大贾的面像，出去发卖。大家越发的争相购取，家计从此渐渐的宽裕了些。过了年余，就生了妙儿。一家三口，日用渐增，也还可以支持得过，然而困难的时候还是有的。所以妙儿到了九岁以外，还跟了他母亲，不时的在当铺里出入哩。后来每日的进款，渐渐的有了一定数目，光景就一日富余一日，两口子就可以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了。那里知道却又凭空里生出一件意外之事，把他的家门又改变了一番。

原来瑞福的女人本有一个未曾出阁的姑母，一向在路恩（法京巴黎北部一名城也）经商贸易，手里积蓄了好些财产。但是他的生性鄙吝不堪。这也是世界上人的通病，不能专咎他一个的。况且做人不刻薄不鄙吝，这钱还从那里多起来呢？所以瑞福的女人虽然有这么一个有钱的姑母，却还是与没有的一样。他少时候，想要到学校里受教育，因为没有学费，曾经同他这姑母商量。谁料他姑母非但一毛不拔，说到“借钱”两个字，他还想你拿两个法郎去换他一个呢。及至嫁了瑞福之后，知道他有手技，有进款，不怕他久假不归，方才肯略略通融呢。后来不知怎样，忽然得了个极奇怪的暴病，跳起来就死了。所有一切家财物产不及分晰明白，连一句遗嘱都没有。未曾出阁的人，又没有子女。当时大家查来查去，才知道他有一个内侄女儿是最亲近，照例可以承受遗产的。所以瑞福家里，就白白的享受了这份家财。一个穷措大，忽然做了富家翁，只乐得他心花怒放。幸得那时瑞福的家计也是渐渐宽裕的时候，倘使他穷极的时候，蓦地里得了这份家财，那才叫做穷人发财，如同受罪呢！然而大凡一个人是乐不可极，乐极会生悲的。这位铁娘子自从收受了这份梦想不到半空里掉下来的大家财，享受得没有三个礼拜，忽然犯了个伤寒症，没有几天，就呜呼哀哉了。